

青溪寇軌

洎宅翁方勺著 鄭尚友校閱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竭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卽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脅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

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
天章閣待制欵守會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
濟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
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
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卽陷節制直
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
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度
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
置江淮二湖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
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
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
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陞以待王師水陸
竝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
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
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入大王
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
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
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印子毫二太子等凡五十

二人

毫二太子
其子之號

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玄平之故梓桐相傳

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湖地勢迂險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徃徃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俛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崑榴樹嶺一帶凡八

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會稽進士沈傑嘗部民深入賊境新覩其事爲余言賊之始末因稽合衆論摭其實著于篇青溪知縣陳光旣坐不治賊就戮朝廷改睦爲嚴州歙爲徽州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虻蟪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熒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

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其流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敗務攘敎以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

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反則越守劉韜之於仇賊是也

仇破劍縣新昌上虞凡三縣

此風日煽殆未易察也始知能

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容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禍之深也初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與二三大臣議可而行時雖天下稱治哲宗內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欲悉反其政以攄宿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引呂武爲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紹聖而熙豐群邪

彙進矣是後天下監司牧守無非時宰私人所在貪墨民不聊生迨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之說以恣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于蘇杭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勗進花石媚上上心旣侈歲加增焉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凌礫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能運則取道於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沒枉死無算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

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帊覆之指爲御物又不卽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啓行必發屋徹牆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異其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思亂者益衆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臨溪顧影自見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負遂託左道以惑衆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

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恤結納之衆心旣歸乃椎牛醞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讐仇讐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讐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有

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
供應吾儕所賴爲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
銖遺夫天生烝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
是天人之心能無慍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
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
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
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
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口飽食不可得諸君以
爲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老舊臣既
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徒但知以聲色土木
淫蠱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監司牧
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爲意東南之民苦於剝
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
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
固將招徠商議未復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
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
計其遷延集議亦須月餘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
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時當已大定無足慮也况

西北二虜歲幣百萬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
我旣據有江表必將酷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內
變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腹背受敵雖有伊呂不
能爲之謀也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四
方孰不斂衽來朝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
于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衆千餘人
以誅朱勔爲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於侵
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遂連陷郡縣數十衆
殆自萬四方大震時朝廷方約女直夾攻契丹取燕

雲地兵食皆已調集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爲江
淮荆淞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也貫至蘇
州始承認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
前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尙二十餘萬與
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穴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
蘄王世忠時爲王淵禪將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卽
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
遂借取臘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皆潰前後所戮
人命數百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迨

建炎南渡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向非臘之
耗亂江淮二瀾公私克實南渡後或可藉爲恢復之
資亦未可知也噫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
者誰歟泊宅翁之志冠軌也蘄王猶未知名故略之
且時宰猶多在朝臘黨陰謀語多忌諱亦削不載吾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司民者

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
方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如自
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瀾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

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
死則袒葬方歛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
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次問衣履
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包衣則以
布囊盛尸焉云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
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
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黨
人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
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

各有誘化且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真佛其說不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間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喪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旣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大嚴罕有告者株連旣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也

青溪冠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